

編按：7月18日，台灣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先生因心臟病辭世，不少讀者心中也許都「喀噠」一聲，恍若一個時代就此失落了。此時來讀台灣天下文化剛出版的《誠品時光》，竟然有些恍惚，跟隨着作者林靜宜的深入訪談與文字，好像又回到了這間傳奇書店剛開始的地方。特節選文字，以饗讀者。

文：林靜宜

節選自《誠品時光》第1章「中年的追尋：我存在的意義」

一九八八年二月，倫敦低溫，少雨。吃過早餐後，吳清友從海德公園旁的飯店出發，朝着聚集多家知名畫廊的梅費爾區皇家藝術學院方向走去，冷冽空氣擋不住他輕快的腳步。幾年前，他常去香港出差，有機會看到英國雕塑家亨利·摩爾（Henry Moore）在香港的特展。他被簡潔包容的線條，能與環境對話的雕塑意境所吸引。回台後，買了相關書籍研究這位被譽為二次大戰後最偉大的雕塑家。這回，趁着出差英國的機會，打算買回兩件心儀已久的亨利·摩爾中型作品。轉阿爾伯馬爾街後，他在倫敦最富盛名的馬博羅畫廊前停下，卻發現大門深鎖。如果就這樣打道回府，他就不會是日後那位走過誠品賠錢十五年，在挫折與煎熬之間仍勇往向前的吳清友了。

吳清友心想，說不定店裡有人在，於是敲敲大門。等了兩三分鐘，門內無動靜。思索數秒，他決定再試試，敲了第二次門。這回，大門不再沉默，開了個三十度縫隙。門後是一位老太太，她打量這位沒有預約的不速之客，開口問：「你是日本人嗎？」

吳清友搖頭，回答不是。老太太又問：「那你是韓國人嗎？」吳清友再搖頭，回答：「我來自台灣。」老太太一聽，閃過一絲不以為然，神情雖然細微，敏感的吳清友還是捕捉到了。

為了使老太太明白來意，他主動自我介紹。老太太知道此人不是過路客，且對亨利·摩爾有一定了解，請他明日再來。隔天，吳清友依約前來，老太太盡心款待，開庫房讓吳清友參觀，還幫他跟最喜歡的雕塑作品合照。

生命很奇妙，有些連自己都不知道的想法，得在合適的情境因緣下，才會顯現。從畫廊走回飯店的路上，吳清友察覺自己的心情，竟夾雜着異樣的失落。

這種感覺也曾出現在他二十五歲到美國出差時。那是一九七五年，他人生第一次踏上美國土地。十七天商務考察之旅，他走過夏威夷、洛杉磯、舊金山、丹佛、達拉斯、芝加哥、紐約七座城市，着實大開了眼界。但在首站夏威夷，發生了令他終生難忘的「邂逅」。

吳清友走進下榻的威基基海灘喜來登飯店，隨即感受到身上的正式西裝，與度假島嶼風格格格不入。進入房間後，他換上休閒衫，及一條三哥吳清河送的淺藍色免熨泡泡褲，下樓隨意探訪周邊環境。

置身輕鬆閒逸的夏威夷，他心情愉悅地哼起歌來。忽然，眼角餘光瞥見飯店大廳的商場櫥窗裡，有一抹似曾相識的淺藍。定睛一看，櫥窗裡展示的淺藍泡泡褲不正是自己身上穿的這件嗎？他特別走進店內確認，發現真的是同一件褲子！心裡直呼太巧了！

吊牌上的售價是四十四美元。好奇心使然，他打電話給在成衣廠工作的三哥，詢問褲子的出口價。三哥告訴他，一件四塊二美元。人在異鄉的吳清友，剎那間感受到一股為家鄉大抱不平的失落。

回憶重疊着昨日老太太的問話，吳清友覺得自己應該為家鄉做點什麼，他產生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想法：「如果我拿這三十五萬英鎊開一家畫廊，就算沒賣出任何作品，也能撐個四年。一個月一檔，共四十八檔，至少可以讓一百位創作者有展出的舞台……」

吳清友喜愛藝術，認識不少藝術家與學者，也收藏欣賞的藝術家作品。熟識的藝壇前輩與學者常定期到家裡聚會，談天論地，一聊就到深夜。他深知，台灣藝術家要走上國際有多不容易。

他不怪老太太的刻板印象，反而讓活了三十八年的自己有小小的感悟：「我們活了一輩子，真正了解自己多少？又有多少因緣曾經錯過，或者不曾有過，而失去了解自己的機會？」

當天晚上，他打電話跟太太說，決定不買作品了，想把錢轉換成開畫廊的資金，讓更多的華人藝術家能被看見。



■台灣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。
資料圖片

■《誠品時光》
台灣天下文化出版

草地囡仔的人文藝術書店夢

其實，吳清友早在三十五歲就有個想開一家人文藝術書店的夢想，醞釀的源頭是他想探索自己存在的意義。當時的吳清友，已是從貧窮的「草地囡仔」到事業小有成績的小老闆了。

吳清友出生於一九五〇年，是台灣人年均所得不到一百六十美元，人人得胼手胝足的時代。他的家鄉是台南縣將軍鄉最西邊的馬沙溝漁村，村民多以魚塭養殖為生，臨海鹽分重，田地非良田，海風整日呼呼的響，農糧量少，若遇上海水倒灌、天災，全年的辛勤轉眼化為烏有。

台北工專機械科畢業後，吳清友做過半年的老師，由於想幫忙改善家計，後來選擇到飯店餐廳設備公司當業務員。他為人重情義，又夠勤奮，常鑽研專業知識到半夜。做的雖是業務員，卻把老闆與客戶的公司當成是自己的事業來思考規劃，備受客戶讚譽與信任，不少老客戶跟他成為好友。因而老闆決定去內地做生意時，心中首選由他接下公司，並用了較為優惠的價格，把公司轉給他。

那是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機剛落幕，台灣正啟動十二項建設期間，要由加工出口業轉型為高科技產業的上世紀八〇年代。

那年，吳清友三十一歲，把公司更名為「誠建」。公司有不錯的基礎，加上吳清友很早就有品牌服務的概念，「誠建」的價格雖然比別人貴，但設備與服務均是最佳價值之選，許多知名飯店與連鎖餐飲品牌還是選擇與「誠建」合作，「誠建」也成為當時的行業龍頭，市佔率超過八成。

老天像是要一次給足吳清友豐盛的財富，經營的公司持續成長，私人投資的不動產獲利亦超乎預期。不知是眼光精準，還是著實運氣好，短短三、四年間，碰上台灣房地產大漲，他手頭上那些土地、房子翻漲好幾倍。三十五歲時，用吳清友自己的話形容：「上天給了想都不敢想的財富。」

當年，為了讓家鄉的父親放心這位徬徨少年時不學好，曾被下最後通牒，欲斷絕父子關係的老五，吳清友北上工作，認真打拚，短時間內蓄積了大量的財富，他曾粗略估算身家資產，竟有超過十億之多。

對比二十出頭兩手空空，老闆讓他暫住公司，等領了薪水，再與朋友共同租屋；到有能力買下第一間房、第二間房；有餘力買下第一個藝術品、第一幅畫作……，吳清友並未歡天喜地，反而開始自問，為什麼幸運的人會是自己？生命是什麼？自己為何而存在？

「蒙幸運之神眷顧，無意中因購買地產而賺了許多錢財，來台北後，做到世俗所謂的五子登科，我還要拚搏什麼？未來方向在哪裡？我應該要何去何從？」他隱約自覺人生正處於所謂的中年危機。

向大師作品中尋求答案

為了追尋答案，潛意識裡，他以書為師，接觸哲學、心理學、宗教思想的相

關書籍，閱讀史懷哲、弘一大師、赫曼·赫塞的著作。吳清友非常着迷這三人字裡行間的人文情懷，不時從書架拿下來再三品味。

在吳清友看來，這三人都活出生命極致的壯闊風景。

史懷哲（一八七五——一九六五）與弘一大師（一八八〇——一九四二）年少時，已於藝術、文學、音樂、教育享有盛名，卻不約而同放棄名利成就，於中年展開奉獻世界的旅程。吳清友崇敬這兩位東西方哲人親身實踐為天下蒼生而活的志業。史懷哲擁有神學、音樂、哲學博士，是牧師，也是極具天賦的音樂家。他立志以牧師與醫生身份到非洲關懷生命，在三十歲進入醫學院，從頭學習，花了七年取得醫學博士。三十八歲遠赴蠻荒赤道的剛果蘭巴雷內（Lambaréné）蓋醫院、行醫，過着非洲行醫、歐洲舉辦募款演講與音樂會的奔走人生。

弘一大師本名李叔同（註：原是精通詩詞、書法、繪畫、音樂、戲劇、文學的藝術家與教師），有「二十文章驚海內」的美譽，開創內地的裸體寫生教學法，也是將西方藝術、音樂帶入內地的先行者。三十九歲決心投入佛法，將所積藝術珍品、飾物、金錢、詩詞畫作等身外之物全數分送家人與學生，到杭州虎跑寺出家，孑然一身修行，弘法傳世。

詩人、作家赫曼·赫塞（一八七七——一九六二）是吳清友經營書店的啟發者。赫曼·赫塞四十歲看透感官幻象，決心追求更純然的靈性隱士生命，搬到湖岸小村居住。透過洞察自然萬物，他的作品裡內蘊哲學式的寧靜內省、和平與人道思想，其悠遠、善美的意境療癒了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憂傷人心。他在《輕微的喜悦》有段觸動吳清友的文字：「在那些不屬於自然的贈與，卻是人類自己的心靈創造出來的許多世界中，書的世界是最偉大的一個。」

吳清友深深認同赫曼·赫塞的觀點，自覺生命因閱讀獲益。書，是人類通往精神世界的天梯。

他常跟太太感嘆：「一位作者可能集一生智慧與生命精華，才有了一本作品。當看一本書時，其實看到一個生命的精彩，跟作者的全神投入與奉獻。一本幾百元的書，作者可能收益有限，但書裡的精神與生命經驗卻能引起許多人的共鳴。如果一間美容院、KTV都可以花幾十萬元裝修，難道書店的空間不應該受到用心的對待嗎？」

從小他就對空間氛圍很敏感，心情與心境常產生共振效應。在他的想像中，人會被空間的靈魂、空間的氣質、空間的表情所觸動。所以他希望做一個能夠讓人從容與書相遇的閱讀場域，除了書店之外，還要包括咖啡館、花店、藝術、設計名品、音樂等多元的空間。

年輕時，他最喜歡的地方是佛寺，不但主動親近，還會去小住幾天。佛寺的空靈氣場，帶給他無量無邊的寧靜感受，「我體會到，人的心境，竟然與空間存在着神秘的對應關係。我開始喜歡建築、接觸建築，探索空間的神秘性。」他不僅喜歡建築，也廣泛研讀。

吳清友的中年追尋，開始的地方

第一本建築啟蒙書是在香港尖沙咀一間建築藝術專賣書店買的《ARCHITECTURE AND YOU》，辦公室與家中各有整櫃的建築書籍與專業雜誌。也因是建築愛好者，早年結識多位建築師，如：素有「建築詩人之稱」的華人建築巨擘王大閏，當代華人建築大師姚仁喜，以及陳昭武、簡學義等，每每相談甚歡，不時往來交流。

書店與畫廊的人文場所

從倫敦回來，吳清友愈想愈覺得書店與畫廊是氣質相近的人文場所，於是，開始尋覓可租用的空間，並物色專業人才。這天，他去寶慶路的水漢畫廊找趙琨。

趙琨很早就認識吳清友了。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漢光出版社多媒體部門，「誠建」那時委託漢光製作企業簡介。她是出名精準的文案寫手，但與吳清友合作，卻讓她經歷一篇文章寫了兩個月的「難產」。

「中秋節那天，我在家寫文案，為了捕捉吳先生要的感覺，寫到胃痛。想到要交稿，都覺得天要掉下來了！」當年的吳清友管理嚴格，誠建被訓練為魔鬼隊伍，趙琨訪談所有高階主管，還有人當着她的面喊「必勝」！

她印象深刻的是，誠建雖然是餐廚設備銷售公司，卻極有文氣。辦公室位於地下一樓，階梯轉角處是一片竹林造景，地板是山毛櫸木，接待處是大理石枱面，入口便可見藝術畫作與雕塑品，員工廁所像五星級飯店一樣。

因為這次的合作，趙琨知道吳清友喜好藝術，也是位收藏家。轉往水漢畫廊任職後，定期寄送畫展邀請卡，因而吳清友有時會去畫廊看畫。

言談之間，吳清友跟她提起想開一家人文藝術書店的構想：「我覺得自己跟台灣社會都缺乏藝術、人文的精神，商人談生意就去酒店、飯店；一般人除了電影院、公園，好像沒有太多可去的地方。」他問趙琨有無認識的合適人選？趙琨建議吳清友找廖美立聊聊。

廖美立是當年台灣藝術界指標雄獅美術書店的店長，也負責外國美術書籍的採購。吳清友找廖美立深談幾次，誠懇邀請她加入。一九八八年七月，廖美立正式任職，以她在雄獅美術工作超過十年的藝術涵養，協助吳清友實現腦海裡的人文藝術書店。當時「誠品書店籌備處」的臨時辦公室，就設在「誠建」的一間會議室裡。

然而，就在籌備書店與畫廊期間，同年十一月，一場大病向吳清友襲來，不但讓他經歷生死邊緣，這個疾病還自此常伴一生。

書介

整理：草草

我心中的陌生人

作者：奧罕·帕慕克
譯者：顏湘如
出版：麥田出版社



梅夫魯特在伊斯坦堡的大街小巷日夜行走。他肩上挑着卜茶，沿途叫賣，遇見各式各樣的人，收工後，就回到妻子身邊歇息。在日復一日安靜的年歲裡，他見證伊斯坦堡興衰起落的五十年，看着這座世界之都始終在古老的樣貌中展現活力。本書以梅夫魯特為主人翁，兼以他身邊人們娓娓自述，

再次以多重視角展現帕慕克式的眾聲喧嘩，超越《我的名字叫紅》千絲萬縷的情節編織，更勝《純真博物館》柔情細膩的傾城之戀，以人物為梭，再度敞開伊斯坦堡的神秘大門，縝密織出由無數小人物打造的偉大城市風景。

雪花飄落之前

作者：瓊瑤
出版：遠見天下文化



著名作家瓊瑤首度撰文追憶夫妻相處的真情點滴，見證一段相知相守逾半世紀的刻骨真愛，以及經營婚姻與家庭的付出、包容與智慧。面對患病在床的丈夫，她以生命凝練、以義憤提筆，在年近八旬之際完成「生命最重要的一本書」。筆下有不忍，有沉痛，更有深刻的哲思，叩問「老」、「病」、「死」，以及「愛」的真義。傷情至深、感人至誠、啟人省思，帶動社會體認並實踐「善終權」的新觀念——生之時如火花般熾烈燃燒，死之際如雪花般飄然落地。

夢蝶草

作者：周夢蝶
繪者：劉開
編者：傅月庵
出版：掃葉工房



詩人周夢蝶，世人皆以「周公」稱之，其詩詩風簡約，餘韻悠遠，大得中國畫留白之精髓；引禪入詩，有諧趣，有棒喝，孤獨、蒼茫常見於字句間，主客難分而曖曖內含光。悠閒捧讀一過，物我兩忘，實得生活之趣，生命之真。本書收錄詩作99首，分「天地」、「日月」、「星辰」三篇，每篇33首，寓意：「在天地之間讀詩。知其寬容也」、「在日月之下讀詩，知其清明也。」、「在星辰之畔讀詩，知其溫柔也」。

《中華民族：積澱五千年的文化自信》一書出版 講好中國故事 重塑人文秩序

簡訊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）是什麼樣的力量，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，始終牽引着中華大地的各個民族，凝聚融合成一個集合體？在整個歷史演進的軌道中，除了一個個朝代不斷更迭、具象而有形的實體中國以外，是否還隱藏着一個抽象而無形的文化中國？國際社會多變的當下，如何認知我們自己、凝聚我們自己、提升我們自己、成就我們自己？

繼《我們之所以是我們——中西方差異的人文淵源》之後，蔣海瀾新著《中華民族：積澱五千年的文化自信》重磅歸來。該書既是一本中華民族形成的極簡史，也是中華文化自信的發展史。作者提出，中華民族除了是族群概念，更是一個文化概念，是五十六個民族的文化集合體，是中華文化的凝聚集合體。

對此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趙啟正評價說，講好中國故事極為重要，講不好中國故事是因為缺乏自信，了解中華五十六個民族的共同文化怎麼經過千年融合而成，必會對堅定文化自信大有帮助，這本書可謂應時而生。

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pp@gmail.com